

世界纯情文学书系·欧洲卷



蔡茂友 肖四新 主编

不要怕我

世界纯情文学书系·欧洲卷

不要怕我

谭 惜 蔡 冰 选编

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要怕我/谭愔,蔡冰选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4.9

(世界纯情文学书系:欧洲卷/蔡茂友,肖四新主编)

ISBN 7-5080-0584-8

I. 不… I. ①谭…②蔡… II. 文学—作品—欧洲
—选集 IV. I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0492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193 千字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0.00 元

世界纯情文学书系编委会

主 编	蔡茂友	肖四新	
执行主编	吕 莺		
编 委	王进悦	文 凡	郑守歧
	辛同强	陈瑞生	涂 新
	蔡 冰	艾比拜	肖滔滔
	余劲松	马云华	马建哲
	周 宏	童 晓	吴 岩
	陈 光	杨志平	门晓声

目 录

巴士姑娘·····	〔英〕威廉·桑萨姆(1)
黑发的露丝·····	〔英〕科珀德(17)
烟头儿·····	〔法〕夏多布里昂(29)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	〔法〕安德烈·莫洛亚(45)
让维埃先生究竟是什么人·····	〔法〕安·多泰尔(61)
石心·····	〔德〕霍夫曼(75)
大理石雕像·····	〔德〕艾兴多夫(97)
小提琴·····	〔俄罗斯〕叶尔莫罗娃(128)
秋·····	〔苏联〕舒克申(134)
婚礼·····	〔苏联〕索斯琴科(146)
初恋·····	〔意大利〕德米奇斯(152)
圣尼古拉·····	〔奥地利〕富赛内格尔(168)
莎士比亚诗九首·····	(177)
勃朗宁夫人诗七首·····	(185)
普希金诗三首·····	(190)
叶赛宁诗一首·····	(194)
星辰·····	〔法〕都德(196)
一声叹息·····	〔法〕安娜·菲立浦(202)
劳伦茨小姐·····	〔德〕海涅(262)

巴士姑娘

〔英〕威廉·桑萨姆

威廉·桑萨姆 英国作家，1912年生于伦敦，曾先后在银行和广告公司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文学创作。善于描写伦敦的生活和景物，再现大都市生活和都市人的面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躯体》(1949)、《玫瑰花坛》(1954)、《含情目光》(1956)、《别了》(1966)、《年轻妇女的故事》(1974)，短篇小说集《消防队员弗劳尔》(1944)、《可怕的事和可爱的事》(1948)、《一丝阳光》(1952)、《蓝色的天空、褐色的书斋》(1960)。195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短篇小说《巴士姑娘》生动地刻划出初陷情网的小伙子想爱不敢爱的矛盾心理。

如果说爱比被爱更美，那么，一厢情愿的爱情，恐怕要算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相思得越烈，这爱就越美好。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人最高尚的感情，必定会归于单相思的人。转瞬即逝的、楚楚动人的面孔，给你留下了苦恼，致使你希望和失望交加而身心交瘁。你无可奈何：一句话都没机会讲，那双眸子跟你的眼睛再也碰不到一起，几分钟后

铃一响，公共汽车嘎然停下，她就会消失在一条不知其名的小巷里。难道，连聆听她要到哪里去——一张四便士或一张三便士半的票——的痛楚，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正是由于这样的际遇，我才发现我朋友哈利的故事非常动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哈利的姑娘不是在公共汽车上，而是踏着双滑雪板飞驰而过。

某个元月下旬的下午，哈利去哈加散步。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美丽的、绵延起伏的公共游憩场里，到处都是成群斯德哥尔摩人。他们在自己挑选的最佳斜坡上，痛痛快快地滑雪。黄昏的太阳低悬在冷杉树的上空，在雪上洒下一层带有倦意的冷灰色。人们可以看到，疲乏困顿、红光满面的滑雪人仍兴致勃勃地跋涉，在做夜暮降临之前的最后一次攀登。哈利踱来踱去，玩味着冬日傍晚的空气，品尝着燃烧桦木的醇厚芳香，观看着米色的华美建筑物方窗里初上的黄灯，欣赏着他自己凝成轻霜的呼吸。最高的山脊上，坐落着一排骑兵营房，这是人工制造的奇异的中世纪作战营帐。帐篷的巨大雕木栅栏好像悬挂在雪中，夕阳的余辉照得帐篷白雪覆盖圆顶上的金色纹徽闪闪发光。在如此令人心旷神怡的优美景色中，眺望身披蓝色斗篷的骑兵喧嚣地驰上积雪的山丘，凉必是一番不错的享受。可现在这里却像是幽灵之所。影影绰绰的滑雪者蹲伏着身子，不时掠过高大挺拔的冷杉树，仿佛在召幽灵之所的鬼。他们滑的速度非常之快，像是树木本身閃閃烁烁地滑向后退去。

过了一些时候，哈利转过身，在半明半暗的亮光中，看见一位姑娘的身影，踏着雪板在他身后吃力地向上走。他向下朝姑娘走去。姑娘苗条挺直，一步步朝他滑行。哈利饱尝着她袅

袅婷婷、蹁跹挪步的绝伦的美。大凡滑雪的人，走路时都动作疾徐有致，极其优雅。他们的双脚踏着长长的山核桃木滑雪板，一直靠得很近，轻快地大步奋力前行，每前进步都稍微停顿一下（这停顿相当微小，似乎难以察觉），倾听他们肩膀发出的和谐悦耳的声响。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努力，好像在进行某种值得钦羨、目的明确、从容不迫的探索，他们认真地深思着前进。

姑娘向上走时，哈利低头看着她的雪板，观赏她阔步前进时身体的动作和纤美的身段。他一直这么看着，直到姑娘几乎跟她走平，马上就要走过时，他才抬起头来瞧了瞧姑娘的面孔。

眼之所见使他为之愕然。他吃惊地深深吸了口气，茫茫然不知所措，只感到内心空空如也，若有所失。

可怜的哈利连坐公共汽车的巧遇都没有，一张三便士半车票的钱也没得用。命运赐给他的，只是滑雪者的两大步距离。可就这距离，他说，还是夸大其词的。他希冀的当然不止这么多——那可能意味着一生——不过已足以激起此种倏忽即逝的美景可以留下的印象，这种印象使人毕生难以忘怀。

要想描述那姑娘是徒劳无益的。哈利跟我讲的时候，只是在谈论“美”，谈论头发的颜色、颧骨的优雅和嘴唇的表情。但是他说所的，不能使人得到明晰具体的概念。如果这样一位姑娘碰巧走过，她不一定合得上我脑海里形成的模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只说这就够了；这女子的面容举止以及她所能唤起的一切，对哈利来说是十全十美的，对哈利认为的十全十美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至善至美。

哈利震惊异常，几乎停下脚步，自然而然犹豫了一下，然

后半转过身体。他穿得厚厚实实，因此，在他圆睁双眼敬慕地瞥了下姑娘之后，这一转身必定非常惹人注目。也就在这短短的一刹那，或许在姑娘第二脚迈步向前时，她蓦地朝哈利转过脸来。哈利由于恐惧而把眼光避开。他根本不知道姑娘是否看到哈利在盯着瞧她，或者是否看见哈利其人，或者是从他旁边看过去的呢，抑或是看透了他的心思。他只是感到，一种不合时宜的困窘油然而生。他感到渺小，感到绝望，但更感到恐怖，因为姑娘可能看到了他的眼神，认定这目光必有他图。

姑娘走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哈利才镇静下来转过身子。这时，姑娘已消失在茫茫雪海里的人群中，成了一个黑点——追之莫及了。

哈利向前走了几分钟，出了游憩地，尽管感到痛苦，仍觉得惊喜。这种惊喜，犹如人猛然间迎面碰到了件使人眼花缭乱的优美艺术品。此种感情人皆有之。这似乎是说：“妙，妙——世上真格还有这样的东西！”这是希望之情。

可实际上并没有希望。哈利知道再也见不着那姑娘了。然而姑娘却使他兴高采烈……但是不久，显然兴高采烈得太过头了。因为一旦走出公共游憩地——有那姑娘在的公共游憩地——他就回到了现实世界中。这世界看起来空荡之极，无聊之极。他混在滑雪的人当中乘电车回家。滑雪的人浑身湿漉漉的，在灯光下看起来懒懒散散。一路上，哈利心中闷闷不乐。他住的旅馆墙壁白得像疗养院，装着红色廊灯和凹进墙里的开关。他喝了杯阿夸维特酒，打电话叫了位朋友跟他一起吃饭。

他们来到一家旧式大餐厅。里边有成百上千的顾客。一支二十人的乐队在高声演奏，通过麦克风把音乐送到最远的

角落。侍者步履轻快，忽隐忽现，像是白色桌布海洋里上下浮动的黑色海豚。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直到屋顶——屋顶跟展览厅一样高——镶金的装饰物品盘绕交织，金光闪闪，富丽堂皇。餐厅里有棕榈、鲜花、旌旗，还有枝形吊灯。

斯特林伯格也曾在这儿保留过他的私人餐室；哈利带着几分悲观的目光，任其情绪消沉到比周围那些夜宵膳客们还要低的程度。金碧辉煌蒙上了层晦暗的阴影，繁文缛礼似乎伤了人们的脾胃。乐队演奏着九十年代的民谣乐曲。这并未勾起他的乡思，但他对这歌子给他描绘的尽是风呀花呀雪呀月呀之类的虚饰感到极其厌恶。进餐的人悻悻然正襟危坐，古板的面孔显得局促不安，这阵子看起来像是参加职员聚餐会的尴尬客人。两名头戴毛帽的救世军姑娘绕着前行。乐队突然开始演奏一首欢快的西班牙进行曲时，情况并不比原先好，因为声音听起来太低。此外，小提琴也太多。

如果你像我一样了解哈利，你就会知道，他这时开始忧烦了，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见到那位姑娘，”他自言自语地说，“使我整个一生都增光生辉。我来斯德哥尔摩，纯属偶然；我去哈加，又属偶然；我碰巧在那个时候从那条路上经过，更是凭千载一时的机缘——因此我就看见了她。她给我留下的是至极的美，这种美我平生再也难以遇到。我同其他女人的关系似乎永远不会这么热切。从今以后，别的一切追求都好像没有多大意义。当然，我将逐渐过得快活。但是尽善尽美却给漫不经心地错过了。这种事情的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深……啊，我究竟为什么要到哈加去呢？而且这不像是我年纪尚轻，不谙世事。”

第二天早晨，哈利在开往马尔默的火车上仍然思忖着那

姑娘：“这女子命定永远难以企及。今天我离开这座城市是意味深长的。我想，这将使我的后半生与斯德哥尔摩结下不解之缘。上帝才晓得我会摒弃多少其他城市的优厚合同，因为我下意识地期待有幸回到这个该死的地方。”

火车驶进诺尔彻平，午饭端了上来。哈利挤着坐在另外三个人中间。要想知道每人从每个盘子里该夹多少菜是困难的。他每个菜都夹了一点点，而他最喜欢吃的菜却又夹的太多。他既内疚自责又心灰意懒，向外望着短小的橘黄色电车环绕整齐洁净的诺尔彻平行驶。生活多么平淡无味呀！他对面和旁边用膳的人都个头高大，体格强壮。同这些身着灰色服装的大块头商人相比，他感到自己越发渺小了。他们谁也没有讲话，只是调换菜时稍微点点头，接着又像从前一样挺直端坐。火车慢慢开出诺尔彻平时，一群儿童在栏杆后面挥手告别。这三位一个姿势，身子稍向前欠，轻轻摇着又白又沉的手。他们一言未发，接着又专心致志地吃饭了。

唉，哈利一边低头看自己的手一边思量着，他根本无意跟那几个人一起无聊地摇手，虽然这动作看起来相当优美。唉，他想，我得振作起来。也就是在这时，他才决计选择一条新的生活道路，一条有节制的自我放纵道路。他要饮酒作乐，广为交友，花更多的钱，干更少的工作。

瑞典的低势地区向后掠过。天空又灰又潮，泥炭沼泽地上散布着悠久的岁月中由于风吹日晒而变得光滑圆溜的块块巨石，看起来年代非常久远。有些地方，这些石头给滚到了地边，不过更常见的是，这些石头太重挪不动，依旧躺在中央，冷漠地向人们显示着它们的高龄。哈利夹在那几个人中喝咖啡。对他来说，弄明白如何开始他的新计划，非常困难。他觉得，要上

几杯白兰地或许有些过于唐突。这几个人中的一位要了杯餐后雪利酒，他就也要了杯。一杯就够了。他感到有点恶心。这几位商人系着硬硬的肚带，脸盘又大又白，这时看起来跟圆石毫无二致。

在马尔默，气氛骤然间变了。起初人们可能认为这是抵达时的欢乐——寻找行李，激荡的海洋空气，码头的漂亮货棚和沥青的香味，即劳顿已过安全到达的欣喜。但是不——一旦上了渡船，摆在人们面前的就一清二楚了。只消瞧一下吸烟室，便能明白十之八九。火车到达后五分钟，旅客们就在吸烟室里叭嗒叭嗒地抽开了。桌子上空酒瓶堆得越来越多。这三名缄默、和善、结实的瑞典商人在一起谈笑，伸展四肢舒适地坐着。然而，这不仅是酒的缘故——离开了一个严格拘谨的国家之后，不论从哪方面讲，可以开怀畅饮总叫人感到欢欣。这里，人们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风俗习惯变了，不是从好变坏，而是从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好，到处可以体会到和蔼友善及宽容大度，这使人感到温暖。

侍者用盘子端着硕大无朋的丹麦夹心面包，匆匆走了上来。就是在夹心面包上，人们也能体会到这两个被一英里水域隔开的国家之间的差异。雅致优美的瑞典点心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能使人胃口大开的厚片肉、鱼，一块块散乱地堆在一只面包上，这面包不过是作陪衬而已。轮渡抵达时人们上了岸，哈利在丹麦火车周围走来走去。他立即注意到，人的个头比较矮小，却粗壮结实。行李搬动工衣服脏些，可穿着比较随便。街上还站着个乞丐。

但是，尽管哈利起初对这番有趣的新景象有所反应，他很快就发现，他是火车上唯一没有理由感到快活的人。他的心情

变得更加抑郁，就试图通过吃顿美餐、通过在哥本哈根宵夜提提神。友好的哥本哈根人见他一人孤坐，便邀他同席，强劝他吃饭喝酒，跟他逗笑，想方设法使他高兴。即便是这样，他的心情依然如故。他感到神经紧张，感到灰心丧气，感到乏味无聊。

第二天，清晨的空气使他精神为之一振。他登上了开往埃斯堡和英国一条龙火车，这车中午开出。哈利感到，情况毕竟会好起来的。他如此认真地对待一种稍纵即逝的感情，未免过于痴蠢。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冲动。冲动会迅即消失。而且还可以用其他感情替代。

于是，他们到达波罗的海通往北海的大海峡，火车隆隆开上将他们载过那宽阔平展水域的轮渡时，哈利开始兴致地观察他的旅伴。乘客从列车包厢中倾泻而出，到处走动，满甲板都是。这种景象总使人感到兴奋激动。人常对自己的包厢感到习惯，甚至还眷恋自己的包厢，认为自己车厢的号码，是最好的号码。甚至还希望同隔着玻璃看到的相邻包厢里的人结识，同走道里的人结识。这种感情当然是友善的。但是在船上，人就得正视一个竞争的世界，即其它车厢的世界。人厌恶别的旅客由于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而表现出来的明显自负。然而，怀敌意也好，不怀敌意也好，这是种使人感到惊奇的根源：这儿，同行旅伴如此之多，他们的存在自己竟一无所知。人们颇带兴致勃勃地看着别的旅客。人必须观察，必须揣度。

哈利看到的第一个人，竟是那位哈加姑娘。

不可能！可能，这是真的！哈利激动异常，但却没有勇气。他悄悄地走开了。

哈利在甲板上走了二十来码，取了支烟，佯装避风点烟。然后靠在舱壁上偷偷看那姑娘。他的心七上八下地怦怦跳个

不停。他疑心，船上所有的乘客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还私下打算拿他当笑柄开心。虽然过去几天他为在他们初次邂逅相遇时没有采取更勇敢的行动而自责自怪——他曾设想过各种各样沉着镇静但坚决有力的勇敢行为——可现在本能却驱使他立即逃之夭夭。然而，常识常理以及怕人讥笑又给他增添了新想法。他现在采取了折中方案，就是从远处察看那姑娘。

姑娘在甲板上站了几分钟，并没有欣赏浩淼的灰色海水，而是全神贯注地收拾她的手提包，还理了理外衣、围巾、帽子。她文文静静地干得利利索索，神态超然而又自信，仿佛四周旷无一人。她从没抬起眼看其他旅客。

接着，姑娘转身走向餐厅。哈利小心谨慎地尾随其后，时而停下脚步，时而掉过目光，假装找人或找东西，然后选了张桌子，离姑娘的餐桌有三张桌子远。他大口大口嚼着厚大的猪肉片，一边打量着姑娘。哈利每次鼓起勇气看她时，都似乎是偷偷摸摸、别有用心。但他对自己的谨小慎微暗自庆幸。他跟自己讲有的是机会，姑娘肯定要乘开往哈里季的船。在那条船上，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可以在所有大厅里溜达闲逛，机会肯定不找自来。他又偷偷瞧了一眼。他惊恐地发现，姑娘正直勾勾地盯着看他，还稍稍皱着眉头。她知道了！

哈利离开餐厅，沿钢制扶梯向下朝火车走去。火车奇特地高大，用黑黝黝、沉甸甸的金属制成，在底下静静等候。他独自一人坐在车厢里抽烟，心里惊魂未定。几分钟后，轮渡靠了岸，火车很快就开了出去，铿锵地驰上日德兰半岛，奔向到埃斯堡去的最后一段行程。

这条船雪白洁净，海上小姐们笑容可掬，欢迎乘客从拥挤的火车上下来。天起风了。从北海刮来的黑浪汹涌澎湃，发出

阵阵回响，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奇形怪状的暴风雨掠过黑暗的天空。哈利匆匆上船，在自己的舱房里安顿好东西，便到高处甲板上去看其他乘客上舷梯。他等了半个小时，看着最后一批乘客从明亮的货棚穿过漆黑一片、砂砾满布的码头缓步上船。他并没看见那姑娘。哈利有点心神不宁，每过一分钟都更加确信姑娘不在，于是就在船上四处寻找。他沿陡峭的扶梯上上下下，在奇异的大厅里进进出出，走进二等舱，一次还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意闯进女卫生间。但哪儿都没有姑娘的身影。接着，船启锚了。

哈利明白，他是如何错过了第一次机会。他回顾在轮渡上度过的那一个小时，咒骂自己愚蠢无能。他藐视自己，因为他原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能独自行事并且非常自信。但是，在明显的机遇面前却畏葸不前。他发誓说如果再……但午饭后姑娘在吸烟室露面时，哈利却猛地伸手拿了本彩色工程学杂志。他的所有恐惧又涌上心头。吃一堑长一智，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得到。

吸烟室很大，里面摆着新崭崭的现代化皮扶手椅。桌子上有不太高的棱条。那晚是个暴风雨之夜，船摇得很厉害，这棱条就显得很有必要。酒杯、茶杯像能活动的棋子，在棱间慢慢滑动。船不止一次地摇晃着突然大倾斜，把东西乒里乓郎地摔到地板上。哈利躲在杂志后边。祈祷他的咖啡不要可笑地从大厅这头给拗到那头。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这该是多么好的借口，可以趁机朝姑娘笑笑。他只是巴望不要出洋相。

那姑娘呢，悠然自得，坐着写信。不知怎么搞的，她的白兰地杯子纹丝不动，像是受了姑娘泰然自若的感染。哈利集中精力看一则推土机广告。说来也怪，这却使他平静了下来。这似

乎逆悖常理，可它却告诉人们：生活极其复杂，我们人为赋予事物的种种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具备。

暴风雨越来越大。巨浪凶猛地冲着窗子，船比以前摇得更厉害，发出轰轰隆隆的巨响。服务员打着趔趄行走。扶手椅扯着拴在地板上的锁链摇来晃去。开始上咖啡时吸烟室里或许有半屋子人，现在越来越少了。到目前为止一直极力自抑的人现在开始感到恶心了。其他人呢，读书谈话都有困难，在歪歪斜斜的桌子中间，要想思考也不可能。人们步履蹒跚地从门里滑进滑出，有的人开心地大笑，有的人连嘴都不敢张。这时出现一种现象：尽管外边海浪在喧腾咆哮，屋子里却分外寂静。哈利环顾四周，看到房子里已几乎空无一人。里面空虚寂寞，枯燥乏味，像是候诊室里有意保持的寂静。两个商人分开坐着，各自在阅读。在这阒然的静寂中，只要稍微一动，就能引起注意。姑娘安详平静地继续写信。哈利又一次感到心神不宁。走过去从姑娘旁边的柜子里取本杂志，真是轻而易举。姑娘坐的桌子上还放有杂志呢。他可以请求姑娘允许他拿一本，又绝对不会开罪她。

哈利明白，错过这个村，就没有那家店。但他马上开始编造借口。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进行推理。姑娘就在那里，她的容颜曾使我神魂颠倒。但是我知道，她的人品同她迷人的外貌永远一百比一地不相称。我怎么知道她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呢？荡妇？白痴？……那么，我将毁坏——他带着超然物外的浪漫态度几乎叹息起来——美好的经历。我已经浅尝过了，这永远都比一饮而尽更使人感到心满意足。他接着又看了看姑娘，那种超然的态度却已悄然逝去。

是的，他呻吟着说，至少还有该诅咒的类型方面的差异。

如果她过于彬彬有礼地跟我答话呢？或者过于直言不讳呢？或者用这种口音或那种口音——他曾亲耳听到过一些口音，他对这些口音有种根深蒂固、不合常理的厌恶。接着他记起姑娘是瑞典人，口音的事并不存在。

哈利又低头瞧推土机，看见优美的铅字把推土机描绘成“移土器具”。他把杂志扔到一边，面色苍白、忧心忡忡地站了起来。这时船突然倾斜。他站稳了脚，接着步履维艰地朝姑娘走去。

他走了一半，正对门口。这时，他这从来没有晕过船的人开始头晕目眩了。他面色如土，浑身疲软无力，感到船每颠一下，身体的不适都使他恶心得吐。这可能是忧虑引起的，却表现为晕海的种种症状。他既虚弱又沮丧，拿不准接踵而来的是什么，便趁势穿门而出，下扶梯时竭力保持平衡，回到自己的舱房。他的舱友躺在下铺，脸色苍白，在阵阵作呕。房子里空气污浊，哈利一来使这气味更难闻了。

稍过了一阵，他因为虚弱，加之全然忘却了那姑娘，他入睡了，睡得很香很甜。夜里他醒了两次。一次是他沉重的衣箱砰砰作响地从客舱一头滑向另一头，另一次是船颠簸时他险些从铺位中给甩出去。但是，他不再感到恶心了。

他醒得很迟，感觉好多了，也感到饿。轮船仍像先前一样颠得很凶。他刮脸时非常吃力，镜子摇得很厉害，脸在镜中晃进晃出，他得用刮刀追着老是向船摇的反方向滚动的皂水。上楼吃早餐时，整条船空无一人。哈利看了看表，不知道自己看错了呢，还是时间尚早——他的表和事务长室的挂钟都十一点了。夜里，同船旅伴都上了救生艇，这艘设备良好、马力开得很足的船并没有人乘坐。他想到这就泛起一阵微笑。实际